



夜深了，四周死靜得可怕；除了遠處飄來的狗吠聲外，一切着屬於寂靜。阿蘭揉揉眼睛，無力地打開大門，聽地一陣涼風迎面撲來，不由得打一個寒慄；她望着那漆黑的田野，不斷地注視着路上，是否會出現人影。然而，除了呼呼的風聲外，什麼也沒有……

「唉！」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又把門關好，倒在竹椅裏。

這樣，一會兒開，一會兒關，不知經過多次……

「阿蘭，去睡吧，這樣晚了，大概不回來來了。」隔壁的房間發出這個聲音。

「……」但是，她並有回答，只是流淚。

「阿蘭，自己的身體要緊，快去睡吧。」一位老婦人拄着拐杖摸索而來。

「阿母，你去睡吧，我……」阿蘭的喉嚨像塞住了一塊石頭。

「唉！」老人家嘆了一口氣：「好的不學，偏偏學賭，真不知前生作了什麼孽！」

阿蘭把母親扶入臥室，她自己回房睡覺，想藉着睡覺暫時驅除痛苦。但是，往事却不斷地在她的腦海裏激盪着……

她和阿洪從小就是一對好伴兒，村上的人們稱他們是一對「小夫妻」。自從國校畢業後，阿洪到農校讀書，阿蘭沒有升學，在家裡幫忙家務。然而，當阿洪在初農將畢業時，不幸他的父親死了，留下一塊田地和體弱多病的母親。

由於田裏的工作乏人照料，和生活問題，阿洪讀完初農就沒有繼續升學，便親自下田操作，這期間，阿蘭時常安慰他，勉勵他，一面工作一面努力自修。因此，村上的人們都稱讚阿洪的老實，勤樸，尤其阿蘭的父母，更是稱讚不絕。

不久，他倆如願以償，定下終身而結婚了。婚後，由於他倆的互慰互助，使他們的生活充滿着快樂和幸福，而且經濟狀況也日益好轉。然而，意想不到一個厚厚實實的阿洪，在較優裕的環境之中，竟和一些不務正業的青年混到一起，起初只是吃吃喝喝，慢慢地晚上總要很晚才回家，最後終於學會了賭。起初，還瞞着阿蘭，偷偷地參加鎮上的賭會；漸漸就自己邀眾賭起來，但不久就傳入阿蘭的耳朵裏。當時，她感到非常難過，但她想到丈夫也許是一時糊塗，慢慢地必能自動悔改的，因此，她連一句話也沒責備。

「阿蘭，你怎麼不先睡？」每天深夜，阿洪回來就是說這一句。

本來阿蘭有滿肚委屈想發洩，但看到丈夫那付日漸消瘦而狼狽不堪的樣子，心裡感到非常難過。

「阿洪，求求你，你別再去賭了。」阿蘭抽泣着說：「媽媽已經爲你哭了好幾次……」

「我，我明天起一定不再賭了。」每次阿洪總像痛悔前非一樣，然而，第二天不到深夜還是見他回來。

這樣，一天、二天……，阿洪不但沒有回心轉意，反而變本加厲；有時在農忙時期

也放棄工作，有時一連幾天，徹夜不歸……

阿蘭盼望着，期待着丈夫的改過自新，然而，所得到的是無限的失望。

忽然「轟隆」一聲，把阿蘭的思路打破，接着嘩啦啦地下起驟雨來。她無力地爬起來，往窗外一看，豆大的雨點，夾雜着閃電轟擊着，一時整個宇宙像顛覆似地被狂風暴雨擊擊着。

阿蘭勉強點起油燈，看看時鐘，正好指着一點。接着，她「唉！」地一聲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找了雨傘就向外走。

阿蘭，雨下得那麼大，你到那兒去啊？」是媽媽的聲音。

阿蘭打開門說：「我送雨傘去給阿洪。」

「唉！風雨這麼大，路上又黑又滑，不要去，管他呢！這種不學好的兒子，讓他給雷劈死了倒好。」

「阿母，你放心，我馬上回來。」

阿蘭不顧媽媽的阻止，獨自出外了。

雨，越下越大；風，越吹愈猛。雨傘沒辦法撐，她只好收起來，讓風吹雨打，慢慢地摸索着前進。

昨晚，阿洪一共輸了兩百元，心裏很不甘願。於是今天，他把阿蘭的項鍊偷去當了，想將這筆錢來撈回以往的損失。可是，一百、二百……，他的錢一擲就回不來。結果，大失所望，連最後的二十元也輸光了，只好恨恨地悄悄地離開賭館。這時，他的心像被無數把尖刀刺進去一般，感到說不出的滋味。

他懷着一顆失敗而不寧的心，拖着疲憊不堪的步子，不知不覺地又走到××食堂，這是他唯一的自我安慰的地方。（下接二六頁）



！錢賭再不對絕我，我諒原你請，蘭

(上接二頁)「酒!」他發狂似地叫着:「酒,快一點!」

阿洪獨自狂飲,想借酒消愁,但是越喝越感到難過。

漸漸,他又想起媽媽的話:「……我只有你一個孩子啊!自從你父親死後,我的希望完全在你的身上,現在,你却工作都不做,整天整夜地賭;你怎能對得起死去的父親啊!」他又想起太太夜夜的哀求:「好阿洪,我求求你,不要再去賭了,爲了媽,爲了我們的名譽,爲了我們的幸福;我們要重新做人,輪了的不再提了,只要從此認真做人,還來得及補救呢!」

「唉!完了!一切都完了!」阿洪想到這裡,突然自語着:「我還有什麼希望?」最後,他想到了自殺。外面,大雨傾盆;阿洪不顧這些,只是一杯又一杯的酒吞入肚裏。好使神經瘋癱了,去走最後的一條路。

正在這時,忽然闖進一個警察,連雨衣也來不及脫下就喊道:「好傢伙!原來你在這裏,叫我找得好苦啊!你的太太病在醫院裏!你却在這裡喝酒!」

「好好的一個人,怎麼會突然在醫院裏?」阿洪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
「喂!你喝醉了?」警察先生動怒了,「我現在要你馬上到醫院去!」
「我沒有醉,請你講清楚些,究竟我的內人患了什麼病!」阿洪改變口氣:「我,我馬上會去的。」

「你在這裡大吃大喝,到醫院就知道了!」他遞給一把雨傘說:「走!這是你太太送來的。」

阿洪遲疑地接過雨傘,心裡的疑問却一陣一陣地湧上來。
這時,雨漸漸小了,風也停了。

警察帶他到××醫院門口停下來說:「你進去吧,不過,我希望你澈底戒賭,免得下次再麻煩我!」說完,邁着穩重的步伐消逝在雨中。

阿洪一進門,就有一位護士小姐來問他:「你不是陳阿洪先生?」
阿洪點頭說:「是的。」

「哦!你來得正好,你太太一直在叫着你的名字。」
「請問她患了什麼病?」

「噢!你還不知道啊!」護士感到驚訝,於是小聲說:「據那位醫員說:你的太太在大雨中,到鎮上來,在途中昏倒了。」

「昏倒了?」阿洪聽了,感到眼前一片黑。
「爲了送雨傘給你,她繼續說:『本來她的身體就很衰弱的,那能經得起狂風暴雨的吹打?』」

「幸得值夜的醫員發現,送到這兒來。當時,她一直喊你的名字,還叫你不要——」
「不要什麼?」阿洪搶着問。

「叫你不要再去賭的了。」

阿洪聽到這裡,一切都明白了;因此,一種懊悔、歉疚交織的熱淚,不斷地流下。他走到阿蘭床前,低頭流着淚、懺悔……

驚地,阿蘭又掙扎着喊:「我要把雨傘送給他,阿洪,你不要……」
阿洪忍不住地:「阿蘭,是我,是阿洪來了……」

阿蘭在昏迷中聽到阿洪的聲音,感到莫大的安慰,不禁漸漸醒來,當她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前面時,病也好了一大半。

這時,阿洪堅決地說:「蘭,請你原諒我,我絕對不再賭錢了!」
雨停了,天也亮了;光輝燦爛的朝陽冉冉上升,狂風暴雨後的早晨格外清爽。

翠中農林改良場
余慶東技正推薦

蘇魯種木瓜

種苗廉價供應!!

△特點 (詳細請看費年七卷四期十九頁)
①種植後三個月就能開花結果,果重每斤平均約三至五斤。
請看照片中一株結實纍纍的木瓜,比四五歲小孩高不了多少。
②春夏秋冬四季均能開花結果,且色味鮮美。
③樹幹通壯矮大結實多,約有十年壽命。
④病蟲害很少,栽培管理容易。
⑤木瓜下面亦可開作其他作物(請看照片開作鳳梨)。

- △用途
- ①工業用:可用醫藥及釀酒之原料。
 - ②食用用:鮮食美味,維他命、蛋白質、澱粉、脂肪等營養豐富。
 - ③加工用:密餛、木瓜干、醬料、木瓜粉、木瓜精、酵母精、非肥皂、巴巴亞琪琳、化粧品等原料。
 - ④飼料用:養豬及餵牲畜,其營養價值冠於其他一切飼料。

△過去栽培成績表 (溪湖鎮農會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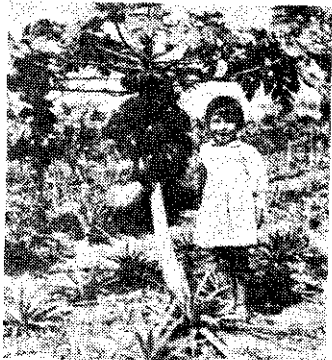
年次	每株收		每分地		備註
	收穫量 (臺斤)	收穫量 (臺斤)	平均價格	金額	
第一年	19000	19000	0.08元	1520元	每分地二四〇株計算
第二年	25000	25000	0.08元	2000元	依溪北行情報價格計算
第三年	28000	28000	0.08元	2240元	本年四、五月每株斤二元

親愛的農友們:

新興的「蘇魯種木瓜」係光復後從「瓜哇島」引進的新品種,不但果實味美,生產量高,富於經濟價值,且適于本省氣候環境中栽培,本會爲提倡多角形農業增加農友收入起見,特委託篤農家繁殖「蘇魯種木瓜」苗,並聘請臺中農林改良場技術專家,實地指導管理育苗圃,務資推行全省農友栽植,現有種苗廉價大量供應農友,請勿失良機趕早訂購,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送。

彰化縣溪湖鎮農會
彰農木瓜苗圃 謹啓

彰化縣溪湖鎮西里一〇〇號(溪湖西門)
郵政劃撥儲金臺灣一三四〇五號



樹瓜木的質結就高半尺二